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出版（一千冊）

實價大洋四角五分

# 論語辨

編輯者 趙 貞 信

出版者 樸 社

總發行所 北平景山東街十七號  
景 山 書 社

印刷者 平西成府槐樹街三號  
引得校印所

北平景山東街七十七號景山書社總發行

古史辨第五册

顧頡剛編者

丙種二角七	乙種三元五	甲種四元三	丙種二元四	乙種三元二	甲種四元二	丙種一元四	乙種二元二	甲種三元六	丙種一元二	乙種二元	甲種三元	丙種一元	乙種二元	甲種三元
-------	-------	-------	-------	-------	-------	-------	-------	-------	-------	------	------	------	------	------

實價四角

顧頡剛編集。尙書爲中國古史宗主，而書序爲其綱領，且託之孔子，則其在古史上地位之高可知。自吳棫始發其僞，朱熹承之，而後蔡沈書集傳確定之。惟因其作僞于西漢末，東漢之經師甚崇奉之，以故漢學極盛之清代復將此真僞問題取消，書集傳雖爲塾中讀本，而書序一卷則缺而不刻。直至清末提出今古文問題，始以其爲古文家物，重將此真僞問題提出而解決之。本書錄朱熹，蔡沈，康有爲，崔適四家之書，讀者合而觀之，足以尋得一個結論。

陶庵夢憶（再）

五角

詳細書目函索即贈

# 論語辨下

## 論語辨二篇（錄一）

柳宗元

（柳河東文集卷四）

或問曰，儒者稱論語，孔子弟子所記，信乎？曰，未然也。孔子弟子曾參最少，少孔子四十六歲。曾子老而死。是書記曾子之死，則去孔子也遠矣。曾子之死，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。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。何哉？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，獨曾子有子不然。由是言之，弟子之號之也。然則有子何以稱『子』？曰，孔子之歿也，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，立而師之。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，乃叱避而退。則固嘗有師之號矣。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，余是以知之。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爲之爾。

或曰，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，然而卒成其書者，曾氏之徒也。

## 論語解四篇

(錄二)

袁枚

(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十四)

諸子百家冒孔子之言者多矣；雖論語，吾不能無疑焉。

夫子之所最重者仁也，以顏子之資僅許以三月，其他令尹子文陳文子皆不許也。何至于管仲而曰『如其仁！如其仁！』管仲果仁矣，天下有仁人而器小不儉且不知禮者乎？天下之知禮能儉且器不小者，或未必仁也。騰口說而持之過堅，使前後不合，後世之慎言語少許可者且不然，而謂聖人然乎！

然則何以有此？

曰，論語有齊論魯論之分。

齊人最尊管仲，所謂『子

誠齊人也，知管仲晏子而已矣！以管仲爲仁者，齊之弟子記之也。故上篇『齊桓公正而不譎』，下篇『陳成子弑簡公』，非齊論而何！魯人素薄管仲，所謂『五尺之童羞稱五霸』。以管仲爲無一可者，魯之弟子記之也。故上文『哀公問社』，下文『子語魯太師以樂』，非魯論而何！均有僞託，未足爲信。

然則聖人之言如何？曰，『人也，奪伯氏駢邑三百，沒齒而無怨言。』善善從長，譽而不過，此聖人之論管仲也。

論語一書須知命名之義。『論』，議論也。『語』，語人也。自學而起以至卒章，皆與人議論之語，而非夫子之咄咄書空也。記者記其言而不記其所以言，致註疏家往往窒礙。

其答弟子問者，則詳于師說而略于問辭，記言之體應爾也。孟武伯

懿子及游夏問孝，聖人答之不同。仲弓顏回樊遲司馬牛問仁，聖人答之不

同。子貢子路仲弓問政，聖人答之不同。宋儒以爲就人所不足者教之，非

也。當時問者各有其人之議論，而夫子爲之折衷，記言者不詳載問詞，而統

括大義則曰『問仁』『問孝』『問政』云爾。人非木偶，豈有言無枝葉，

突然舉一字以相問者！況仁，孝，政，一問可也，何必重複問邪？一人問可也，

何必各人問邪？

顏淵問爲邦，夫子合三代言之。當時周德雖衰，天命未改，夫子從周之

意惓惓不忘，一旦生今反古，斟酌百王，豈以顏淵爲五百年之王者哉！當時

顏子非問爲邦也，論時，論輅，論冕，論樂，如今之論史者然，記者不欲舉其辭，則

統括之曰『問爲邦』云爾。夫子如其問而定之，時則夏，輅則殷，冕則周，樂

則韶亦如今之論史者然。其他爲邦之兵，農，刑，政，不問則不答也。不然，豈有南面爲君，僅頒一歷，乘一車，戴一冠，奏一部樂，而竟謂治國平天下之道已盡于此乎！疑孔顏論爲邦必不簡略至此。

然則何以證其各人之問不相同歟？曰，子路問聞斯行諸，子曰，『有父兄在。』冉有問聞斯行諸，子曰，『聞斯行之。』此則兩人之間相同也，而夫

子答異，其時公西華惑且問矣。若孟懿子、孟武伯、游夏、仲弓、樊遲、司馬牛數人果問同而答異，則在旁側耳者豈無公西華其人起而一問其所以不同之故耶？倘諸人于相見時各述其先生之說，又安能不違如愚而不互相質難耶？蓋公西華之所以疑者，問同而答不同故也。公西華之所以不疑者，答異問亦異故也。

『犁牛之子』云云，或與仲弓論人才，或與仲弓論郊祀，俱不可知。而

仲弓之言不載，從所略也。不明記言之體而強解焉，于是史遷謂仲弓父賤，何晏謂仲弓父不善。朱子謂司馬牛多言而躁，樊遲麤鄙近利，皆以意爲之，不可爲典要。

## 答葉書山庶子第二函

袁枚

（小倉山房尺牘卷八）

……僕因之有論語之疑焉。陸象山先生曰：『觀易詩書聖人手定者，方知編論語者頗有語病。』初聞此言，似乎太妄。然平心玩之，亦似有理。大抵論語記言不出一人之手，又其人非親及門墻者，故不無『所見異詞，所傳聞異詞』之累。卽如論管仲，忽而褒，忽而貶；『學不厭，誨不倦』忽而自認，忽而不居；皆不可解。其叙事筆法，下論不如上論之樸老。如道千乘之



國，弟子入則孝兩章，直起直落，不作虛冒架子。至下論則論仁而曰『能行五者於天下，』論政而曰『尊五美，屏四惡，』都先作一虛冒，如庾詞隱語，教人猜度。倘子張不問，則不知五者爲何行，五美四惡爲何事矣。其他如『九思』、『三戒』、『三損』、『三益』、『三愆』、『三畏』，都是先加虛冒，開周禮『九貢』、『九賦』之門。子見南子一節，子路何以不悅，夫子何至立誓，至今解說不明，足下亦曾議論及之耶？

## 公山弗擾召孔子之不可信

趙翼

（陔餘叢考卷四）

史記公山不狃本之左傳，小司馬註引鄒氏曰，『「狃」一作「蹂」，』論語作「弗擾」，』是論語之公山弗擾卽左傳之公山不狃也。左傳：定公五

年，季桓子行野，公山不狃爲費宰，出勞之，桓子敬之，而家臣仲梁懷弗敬，不狃乃曠陽虎逐之。是時不狃但怒懷而未怨季氏也。定公八年，季寤，公鉏權，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，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，叔仲志又不得志於魯，故五人因陽虎欲去三桓。將享桓子於蒲圃而殺之，桓子以計入於孟氏，孟氏之宰公斂處父率兵敗陽虎，陽虎遂逃於譚陽關以叛，季寤亦逃而出。是時不狃雖有異志，然但陰搆陽虎發難而已，實坐觀成敗於旁，故事發之後，陽虎季寤皆逃，而不狃安然無恙，蓋反形未露也，則不得謂之『以費叛』也。至其以費叛之歲，則在定公十二年，仲由爲季氏宰，將墮三都，叔孫先墮郕，季孫將墮費，於是不狃及公孫輒帥費人以襲魯。公與三子入於季氏，登武子之臺，費人攻之，弗克。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，費人北，國人追之，敗諸姑蔑，不狃及輒奔齊，遂墮費。此則不狃之以費叛也。而是時孔子已爲司寇，方

助公使申句須等伐而逐之，豈有欲赴其召之理。史記徒以論語有孔子欲往之語，遂以其事附會在定公八年陽虎作亂之下，不知未叛以前召孔子容或有之，然不得謂之以費叛而召也；既叛以後，則孔子方爲司寇，斷無召而欲往之事也。世人讀論語，童而習之，遂深信不疑，而不復參考左傳，其亦陋矣。王鏊震澤長語又謂『不狃以費叛，乃叛季氏，非叛魯也。』孔子欲往，安知不欲因之以張公室，『因引不狃與叔孫輒奔吳後，輒勸吳伐魯，不狃責其不宜以小故覆宗國，可見其心尙欲効忠者，以見孔子欲往之故。』此亦曲爲之說。子路之墮費，正欲張公室，而不狃卽據城以抗，此尙可謂非叛魯乎？蓋徒以其在吳時有不忘故國之語而臆度之，實未嘗核對左傳年月而推此事之妄也。

戰國及漢初人書所載孔子遺言軼事甚多，論語所記，本亦同此記載之

類，齊魯諸儒討論而定，始謂之論語。語者，聖人之遺語；論者，諸儒之討論也。於雜記聖人言行，真偽錯雜中，取其純粹以成此書，固見其有識；然安必無一二濫收者。固未可以其載在論語而遂一一信以爲實事也。莊子盜跖篇有云：『田常弑君竊國而孔子受其幣，』夫陳恒弑君，孔子方請討，豈有受幣之理，而記載尙有如此者。論語公山不擾章毋亦類是？

## 漢書藝文志論語類辨僞

康有爲

（新學僞經考卷三下）

論語古二十一篇。（出孔子壁中，兩子張。如淳曰：『分見曰篇後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」

已下爲篇，名曰從政。』）

齊二十二篇。（多問王，知道。如淳曰：『問王，知道，皆篇名也。』）

魯二十篇，傳十九篇。（師古曰，『解釋論語意者。』）

齊說二十九篇。

魯夏侯說二十一篇。

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。（師古曰，『張禹也。』）

魯王駿說二十篇。（師古曰，『王吉子。』）

燕傳說三卷。

議奏十八篇。（石渠論。）

孔子家語二十七卷。（師古曰，『非今所有家語。』）

孔子三朝七篇。（師古曰，『今大戴禮有其一篇，蓋孔子對哀公語也。三朝見公，故曰『三

朝。』』）

孔子徒人圖法二卷。

凡論語十二家，二百二十九篇。

論語者，孔子應答弟子時人，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。當時弟子各有所記。夫子既卒，門人相與輯而論纂，故謂之論語。漢興，有齊魯之說，傳齊論者，昌邑中尉王吉，少府宋畸，御史大夫貢禹，尚書令五鹿充宗，膠東庸生，唯王陽名家。傳魯論語者，常山都尉龔奮，長信少府夏侯勝，丞相韋賢，魯扶卿，前將軍蕭望之，安昌侯張禹，皆名家；張氏最後而行於世。

（以上漢書藝文志文）

歆造古文以徧僞諸經，無使一經有缺，至於論語孝經亦復不遺。傳魯論之庸生，當亦歆所竄入，以實其僞經之傳人耳。魯論由張禹傳至東漢，包氏周氏之說猶其真派，然已難合齊魯，亂家法矣。至鄭康成

雜合古今，真偽遂不盡可考。

志稱『論語古二十一篇』，注云，『出於孔子壁中，兩子張。』按論衡正說篇云，『不知論語本幾何篇。』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，得二十一篇，齊魯二河間九篇，三十篇。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。宣帝下太常博士，時尚稱書難曉，名之曰傳。後更隸寫以傳誦。初，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，始曰論語。』今時稱論語二十篇，又失齊魯河間九篇，是古文不止二十一篇也。王充必有所見，則歆之偽論語尚不止二十一篇，特歆不敢著之七略耳。

然自鄭康成雜合古今，則今本論語必有僞文。如『巧言令色，足恭，左丘明恥之，丘亦恥之；匿怨而友其人，左丘明恥之，丘亦恥之』一章，必歆僞竄。又何晏論語集解雜采古今，采孔馬之注則改包周之本，用

包周之說又易孔馬之經（臧氏琳經義雜記語）。今『巧言令色』一章，

集解正引偽孔安國注，其爲古文論語尤爲明確。歆以左丘明親見聖人，好惡與同，以仲尼弟子無左丘明，故竄入論語以實之。歆徧竄羣經，證成僞說，不復可條辨也。

孔子三朝七篇，師古曰，『今大戴禮有其一篇，蓋孔子對哀公語也。』按大戴，孔子對哀公有千乘，四代，虞戴德，誥志，小辨，用兵，少間七篇，不止一篇也。小辨有『爾雅以觀於古』語，其歆僞爾雅所由附會者歟？

論語注 （節錄）

康有爲

公治長篇 （卷五）

子曰，『巧言，令色，足恭，左丘明恥之，丘亦恥之。』匿怨而友其人，左丘明恥之，



丘亦恥之。』

按，此章爲古文僞論語，劉歆所竄入也。史記仲尼弟子傳無左丘明名。史記稱『左丘失明，厥有國語』，則左氏名丘，亦非名明也。今左氏傳稱陳敬仲『五世其昌』，稱魏萬『諸侯之子孫必復其始』。又傳文終于韓趙魏之滅智伯，孔子沒後二十八年；魏氏爲侯，孔子沒後七十八年；田和篡齊，和爲敬仲八世孫，在孔子沒後九十五年。旣非弟子，孔子稱其盛德而自稱名，當爲孔子前輩，否亦孔子同時人，何得後孔子百年猶在乎？卽老壽亦安能爾？其爲劉歆僞古文可斷矣！蓋孔子改制，三世之學在春秋，皆弟子親傳其口說。劉歆僞編左氏傳以攻公穀，徧爲古證于諸經，因竄丘明名于此，以著左丘好惡與聖人同，以惑後人，以爲攻公穀計。豈知左丘作國語而非傳經，又不在七十子之列；其詳見

吾所撰僞經考。論語如此僞文甚多，當分別考之也。非齊魯之舊，應刪附書末僞篇中。

述而篇（卷七）

子曰，『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竊比於我老彭。』

包咸曰，『老彭，殷賢大夫，好述古事；我若老彭祖述之耳。孔子爲殷後，故曰「我」。』大戴禮虞戴德，呂氏春秋執一篇，世本，漢書古今人表與包咸皆以老彭爲一人，惟鄭氏以『老』爲老聃，分作二人；蓋古文僞說。按，此竄改之僞古文也。雖非全行竄入，則孔子以『不作』『好古』稱老彭，而劉歆增改『竊』字，原文或是『莫比』二字。春秋緯曰，『天降演孔圖，中有作圖制法之狀，孔子仰推天命，俯察時變，却觀未

來，豫測無窮：故作撥亂之法載之春秋。刪書則民主，首堯舜以明太平；刪詩則君主，首文王以明升平；禮以明小康；樂以著大同；繫易則極陰陽變化幽明死生神魂之道；作春秋以明三統三世撥亂升平太平之法。故其言曰，『文王既沒，文不在茲。』又曰，『天生德于予。』雖藉四代爲損益，而受命改制，實爲創作新王教主，何嘗以述者自命，以老彭自比乎？劉歆欲篡孔子聖統，必先攻改制之說，故先改國語爲左氏傳，以奪口說之公穀，公穀破而微言絕，大義乖。故自晉世公穀廢于學官，二家有書無師，于是孔子改制之義遂湮，三世之義幾絕，孔子神聖不著，而中國二千年不蒙升平太平之運，皆劉歆爲之！劉歆既亂羣經，以論語爲世所尊信，因散竄一二條以附合其說，惑亂後學，茲罪之大，不可勝誅也。今古文異四百餘字，此卽其竄改之迹也，今正之。

子曰，『甚矣吾衰也，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！』

衰，肌膚消也。按，論語一稱周公，但曰『才美』，周公之盛德，不過類本朝開國之攝政王，孟子僅稱其『兼夷狄，驅猛獸』耳。孔子包舉百王，民主稱堯舜，君主尊文王，羣經皆不甚稱周公，亦不甚慕周公，況至人無夢乎！劉歆偽經皆託周公，欲以易孔子，故首以偽周禮託之周公，因謂儀禮亦周公所作，于易則稱爻辭爲周公所作，爾雅又謂周公所作，徧徵其文于羣書以證成之。唐時乃至尊周公爲先聖，抑孔子爲先師，謬甚矣！此章旣無大義，託之孔子夢幻，特以尊周公，抑孔子，蓋劉歆竄入之僞古文也。

子曰，『加我數年，五十以學，亦可以無大過矣。』

（鄭注：『魯讀「易」爲「亦」。』）

漢外黃令高彪碑，『恬虛守約，五十以毀』。正從魯讀之句讀，則漢人論語本無學易之說至明；經傳易改，碑文難竄亂也。說文，『毀，覺悟也』。蓋爲學孜孜，望有豁然證悟之一時，乃不至終身誤入，而後可以無大過矣。惠棟曰，『君子愛日以學，及時而成，一五十以學，一斯爲晚矣；然秉燭之明，尚可寡過，此聖人之謙辭』。當是對老者勉勵之詞。史記，『孔子晚而喜易，讀易韋編三絕，曰：『假我數年，若是，我于易則彬彬矣。』』未審是齊論否，或亦劉歆所竄。若今本論語作『加我數年，五十以學易，可以無大過矣』，此爲劉歆古文論語竄改。今考史記孔子世家編此章在自衛反魯，刪詩書，定禮樂之後，作春秋之前，朱子以爲年將七十，此言『五十』，則與世家說無關，足證其爲劉歆竄改傳會之僞。彬彬，美善之至也。蓋易之八卦畫自包犧，六十四卦重自文王，今文家司馬

遷楊雄皆無異說，故全易象象繫辭文言皆孔子所作，其說卦爲河內女子所得，乃後出，序卦雜卦爲劉歆所僞，附見吾僞經考。蓋孔子以道陰陽，極天人，窮未來之數，發靈魂之變者，其道奧深。孔子方當撰著，極深研幾，恐壽命不永，而是書未成，或雖成而未盡美善，故撰著累易其稿，至于韋編三絕而發假年之歎，以期易之彬彬也。劉歆既以左傳纂孔子之春秋，又造僞說，謂象辭作于文王，象辭作于周公，孔子僅爲十翼，故改曰『學易』以明易非孔子所作；抑以『無大過』以明孔子之爲後學：蓋欲纂孔子之易，竄改論語，傳會史記以證成之。幸有魯讀及史記今文猶存，猶得以證其僞亂，俾大聖作易之事如日中天也。

泰伯篇（卷八）

子曰，『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』

鄭曰，『民，冥也，其見人道遠。』

由，從也。

言王者設教，務使人從之，若皆

知其本末，則愚者或輕而不行。』

程子曰，『聖人設教，非不欲人家喻

而戶曉也；然不能使之知，但能使之由之爾。』

若曰聖人不使民知，則是

後世『一朝四暮三』之術也，豈聖人之心乎？』

韓詩外傳：『詩曰，『俾

民不迷，』昔之君子，道其百姓不使迷，是以威厲而刑厝不用也；故形其

仁義，謹其教道，使民目晰焉而見之，使民耳晰焉而聞之，使民心晰焉而

知之，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。』

詩曰，『示我顯德行，』故道義不易，民

不由也，禮樂不明，民不見也。』

詩曰，『周道如砥，其直如矢，』言其易也；

『君子所履，小人所視，』言其明也。』孔子之欲明民至矣！

然中人以

下，不可語上，禮緇衣曰，『夫民閉于人而有鄙心，』董子曰，『民者瞑也，

民之號取之瞑也，『孟子曰，『行之而不著焉，習矣而不察焉，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，衆也，』如以神道設教則民以畏服，若明言鬼神無靈，大破迷信，則民無所忌憚，惟有縱欲作惡而已，故可使民重祭祀而鬼神之有無生死不必使人人知之，凡此皆至易明者。孔子曰，『道之不明也，我知之矣，智者過之，愚者不及，』深憂長歎，欲人人明道，若不使民知，何須憂道不明而痛歎之乎！愚民之術，乃老子之法，孔學所深惡者，聖人徧開萬法，不能執一語以疑之。且論語六經多古文竄亂，今文家無引之，或爲劉歆傾孔子僞竄之言，當削附僞古文中。

季氏篇（卷十六）

邦君之妻，君稱之曰夫人，夫人自稱曰小童，邦人稱之曰君夫人，稱諸異邦曰



寡小君，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。

此詳邦君之妻稱謂。妻，齊也，言夫婦平等，無尊卑也。春秋時嫡妾之禮不正，多以妾爲夫人，故左傳記魯文公二妃，齊桓三夫人，鄭文公有夫人平氏，姜氏，宋平公納其御步馬者稱君夫人。君稱之曰夫人，尊夫人，別嫡庶也。小童者，謙未成人也。論語記義不記曲禮，似記文錯簡在此，而寫者誤附焉。今亦降寫附錄于此，而明非論語焉。

堯曰篇（卷二十）

愚按，子張一章，論語無此文體，只似記中之孔子三朝記，疑爲劉歆于他書採入爲古論語者。末章知命說當是齊論。

# 論語足徵記

(節錄)

崔適

## 序

……論語之出也晚。漢宣帝時，自齊人王吉傳者曰齊論，魯人龔  
詹傳者曰魯論。西京之末，始出古論，以蝌蚪古文作之，謂爲先秦人書，  
欲以陵駕齊魯論之爲今文；實則劉歆所造，託之孔安國所傳，并爲作注  
以徵之爾。

今又得一確證。古者字少，一字恒筭數義，故多假字；後世各造本  
字分用之。故有古人用假字，後世易以本字者；未有古人用本字，後世  
易以假字者。魯古異讀，率魯用假字，古用本字。如『可使治其賦也』  
魯讀爲『其傅』，則『傅』假字，『賦』本字；『吾未嘗無誨焉』魯讀

爲『無悔』則『悔』假字，『誨』本字，皆是。或曰，『讀爲』者，改其字也，義當從所讀之字。曰，此說誠然。然此二句從『傳』字『悔』字之本義，于經義豈可解釋，乃知『魯讀爲一傳』爲『悔』者，猶言魯本論語作此字耳。以爲魯用假字，古用本字，則文從字順。然則古論之出後于魯論明甚，其爲贗古亦明甚。

乃自張侯合魯于齊而齊魯不分，鄭君合齊魯于古而三家不分。今所可知其非古文家學者，惟先秦古書，西漢師說，東京則班固何休高誘王充之言，集解包注，釋文所載鄭引魯讀而已。今疏通而證明之，竊取『足徵』之語于論語，命曰論語足徵記。

丙辰，吳興崔適。

## 『哀公問主于宰我』

案，作『問主』者今文也，作『問社』者古文也。春秋文二年，『練主用栗』，解詁曰，『夏后氏以松，殷人以柏，周人以栗。』疏曰，『出論語也，』而鄭氏注云，『謂社主，』正以古文論語『哀公問社于宰我』，故也。校勘記曰，『浦堂云，『社』下脫『主』，非。』古論語作『問社』，魯論語作『問主。』今文論語無『社』字，是以何氏以爲廟主耳。

『崔子』魯讀爲『高』。

案，釋文据鄭引魯古異讀計二十三條，義異者三之一，義同者三之二，皆魯用假字，古易以本字；猶史記引經用訓詁字易經文也。如『可使治其賦也』，魯讀爲『其傅』，則『傅』假字，『賦』本字也。『吾未嘗無誨焉』，魯讀爲『無悔』，則『悔』假字，『誨』本字也。『君子坦蕩蕩』，魯讀爲『坦湯』，詩毛傳『湯，蕩也』，則『湯』假字，『蕩』本

字也。『好行小慧』注，『慧，才智也，魯讀爲「小惠」，「」則「惠」假字，「慧」本字也。然則「崔」「高」亦其例。魯讀「高」爲假字，古易以本字，故作「崔」爾。『崔」「高」有此異讀者，或以族同，猶史記『秦』亦稱『趙』，或以義近，如以聲轉而易卦『晉』亦作『齊』之比。或曰，『讀爲』者，改其字也，義當從所讀之字，案此經從所讀之字，其義有必不可通者。若作『由』，也可使治其傳也。『自行束脩以上，吾未嘗無悔焉』，豈可解乎！且齊崔杼弑其君光，見于襄二十五年春秋經文，豈有弑君之高子乎！

### 『瓜祭』魯讀爲『必』

釋文，『鄭云，「魯讀『瓜』爲『必』」』案先有魯論，後有古論，此古改『必』爲『瓜』，非魯改『瓜』爲『必』也。其改爲『瓜祭』，正

以玉藻有此文，謂可附會也。好贗鼎者正墮其殼中耳。案『羹食』大名，『瓜』則小名，三者並列，義頗不倫，且均薄物，既有瓜，何無果。而曲禮所載醯醬葱瓜之屬亦在祭品，此經何不及之？但舉一瓜，轉嫌挂漏。何如舉疏食菜羹，已足包括其餘耶！若疏食也，菜羹也，瓜也，三者並舉，于義理爲不倫，于文章爲不順。顏黃門曰，『吾嘗笑許純儒不達文章之體，』愚謂此訓詁家通病。古論此條亦是也。且玉藻云，『子卯稷食菜羹。』程瑤田九穀考曰，『凡經言「稷食」者，疏食也。稷形大，故得「疏」稱。』然則此云『疏食菜羹，』卽玉藻之『稷食菜羹』也。彼『菜羹』下不連『瓜』字，此亦當然。證『瓜』可連『祭』于玉藻，何不證『菜羹』不連『瓜』于玉藻乎！朱子從魯，毛奇齡意主駁朱，故以玉藻爲證。今仍據玉藻破之。

『曰予小子履昭告于皇皇后帝。』

案此湯禱雨而以身代牲，爲民受罪之辭也。

自是祝辭，非誓（集解孔注）

以爲湯誓（非誥）東晉僞古文尚書竄入湯誥。

魯齊論語本無『敢用玄牡』

句，知者，墨子兼愛篇云，『湯曰，『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，告于上天后曰：今天大旱，即當朕身！履未知得罪于上下，有善不敢蔽，有罪不敢赦，簡在帝心。萬方有罪，即當朕身；朕身有罪，無及萬方！』即此言，湯貴爲天子，富有天下，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，以祠說于上帝鬼神。』案墨子引書而釋之曰，『湯以身爲犧牲，』玄牡非犧牲乎？湯之告天豈應復用玄牡？呂氏春秋順民篇曰，『湯克夏而正天下，天大旱，五年不收，湯乃以身禱于桑林，曰，『余一身有罪，無及萬方，萬方有罪，在余一人。無以一人之不敏，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！』于是剪其髮，鄴其手，以身爲犧

牲，用祈福於上帝。』案此言與墨子同，而無『敢用玄牡』句，可徵墨子本亦無此句。不惟墨子釋湯之語甚明，即湯之自語亦甚明。尸子引作『湯曰，「萬方有罪，朕身受之。」』語意更明，謂以身代牲，爲民受罪也。既以身代牲，又焉用牡？殷家尙白，又焉用玄？克復已越五年，焉得復用夏禮？集解，『孔安國曰，「殷家尙白，未變夏禮，故用玄牡。」』其說非也。且果爲『伐桀告天之辭』（亦孔注），但當罪桀，何自請罪？又何爲民謝罪？古文家誤以上下節皆叙帝王受命之事，遂以此爲伐桀之辭。不知禘而請罪，民心所由歸往，此正王天下之事，故類列之。又忘其以身代牲，且不憶商尙何色，貿貿然增入『玄牡』句。此與東晉人偽造古文尙書之識略同。解者不達其義而曲爲之說，晉人取以僞爲湯誥，朱註據僞湯誥以釋論語而經義愈湮，後人又據論語及僞湯



誥增此句入墨子，使墨子上下文幾不成義。幸呂覽未經竄亂，故可據以發其覆也。或据書湯誥，詩閟宮孔疏引鄭注論語，及韋昭周語注引論語，皆以此節爲禹事，因謂古本論語無『履』字，後人据墨子增入。由是知此節錯誤增損，代有不同。有『履』字，無『玄牡』句者，先秦及西漢齊魯本也。間入『玄牡』句者，劉歆僞託孔安國所傳古文本也。脫去『履』字者，季漢本也。今據呂以訂墨，并据呂以訂論語如此。又案三國志蜀志，先主卽帝位告天文，裴松之注魏志引獻帝傳魏王受禪燎祭天地文，注吳志引吳錄載孫權告天文，皆云『敢用玄牡』。三國鼎峙，五德不同（五德之說雖不足据，實盛行于當時），劉氏方謂火德當尙赤，曹氏始國于魏，自謂應『代漢者當塗高』之讖，文帝受禪，改元黃初，孫權稱王，年號黃武，則皆自以爲土德，當尙黃，必無一體尙玄之理。皆

云『敢用玄牡，』自是漢世祭天常語，非其事寔。增竄之證也。

論語此文，可爲漢儒

## 由事實影響於道德及政治

梁啟超

（古書真偽及其年代第一章，節錄）

……論語算是最可靠的了，但依崔東壁的考證，真的佔十之八九，最後幾篇還是有假。陽貨第十七說：『公山弗擾以費畔，召，子欲往。』子路不悅曰：『末之也已，何必公山氏之之也！』子曰：『夫召我者，而豈徒哉？』如有用我者，吾其爲東周乎！』下面一段，又說：『佛肸召，子欲往。』子路曰：『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，『親於其身爲不善者，君子不入也。』佛肸以中牟畔，子之往也如之何？』子曰：『然，有是言也。』不曰堅乎，磨而不磷；不曰白乎，涅

而不緇。」公山弗擾佛肸這兩個人先後造反，都請孔子去幫忙，孔子都欣然欲往，卒以門人之諫而止。恭維孔子的人，以為通權達變，愛國憂民；罵孔子的，人就說他官迷，出處不慎。其實公山弗擾乃季氏手下家臣，費又是季氏采邑，孔子當時作魯司寇。公山弗擾好像北京的大興縣知事一樣，孔子好比司法總長，豈有大興縣知事造反，司法總長跑去幫忙的道理！這個話，無論如何說不通。關於公山弗擾以費畔的事蹟，左傳中言之極詳，可以不辯。至於佛肸以中牟畔，孔子已經死了十餘年，佛肸雖愚，萬不會請死人幫忙；孔子縱想作官，亦不會從墳墓中跳起來，『親於其身爲不善。』這件事說苑中考證得很清楚，亦用不着辯。上面兩段話，因為在論語中，大家不敢懷疑；一般腐儒，故意曲爲辯護，尤爲可笑。事情的真相紊亂了，使研究歷史的人頭痛眼花，無從索解，還是小事；乃至大家尊重孔子，就從而模倣他的

行爲，或作了壞事，用他作護符，於世道人心關係極大。

## 部分誤編或附入

梁啟超

（古書真偽及其年代第二章，節錄）

有時讀者在書的空白處，記下幾行旁的事情，本來毫無關係；後人看見，誤認成爲足本。如論語季氏章最末一段，『邦君之妻，君稱之曰夫人，夫人自稱曰小童，邦人稱之曰君夫人，稱諸異邦曰寡小君，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，』這幾句話毫無意義，孔子不會這樣講。微子章末一段，『周有八士，伯達，伯适，仲突，仲忽，叔夜，叔夏，季隨，季騮，』這幾句話亦復毫無意義，不像孔子口脛。論語前幾篇不相干的話還少，後幾篇不相干的話很多；前人以為奇文奧義，其實不過後人信筆寫上的備忘錄而已。

# 論語

梁啟超

(古書真偽及其年代第六章)

論語比較的最可信；現在要研究孔子和儒家的學術，除了他沒有第二書更好了；不過他的各篇各章也須分別看待。爲什麼呢？因爲他不是短時期內一個人做的。漢志說，『論語者，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者也。當時弟子各有所記，夫子既卒，門人相與輯而論纂，故謂之論語。』這段話不全對。論語固然有一部分是孔子生前孔子的弟子所記；但還有一部分是孔子死後數十年乃至百年孔子的再傳弟子所記。試看有子曾子獨稱『子』，而其他自顏回子夏以下都不稱『子』，可知有許多是有子曾子的弟子記的。又看許多稱了諡法的人死在孔子死後數

十年，那當然是時代很晚的人記的。《論語》本來不是有統系的書，和孟子不同。《孟子》的篇章都是有意義的銜接，似乎曾經孟子親眼看過。《論語》不然，大約是孔子再傳弟子編輯的，沒有經過一人的裁定，所以後來《古論》《齊論》《魯論》的參差多寡，却和《禮記》相似。《禮記》也是孔門後學追述孔子及其弟子的遺言往行，和《論語》的性質無異，所以也有大戴《禮記》小戴《禮記》的不同：不過《禮記》的年代尤其晚，擇別也沒有《論語》的謹嚴。這類不是一時一人所記的書，近代也有，拿來比較很有趣。譬如王陽明的《傳習錄》，篇數不過三卷，年代却有數十年。最前的一部分是陽明三十八歲初設教以後數年內徐愛記的，最末十分之三是陽明死後黃省曾等記的。前面這十分之七和陽明本集的話相符，很得真相；後面這十分之三，如『草木瓦石皆有良知』這類的話有許多不是陽明說的，已經劉蕺山、黃梨洲懷疑而且證明了。《傳習錄》完

全是陽明弟子記的，尙且有真有假；論語只有一部分是孔子弟子記的，其餘大部分都是孔子再傳三傳弟子記的，能够不失孔門的真相嗎？說起論語只有一部分是孔子弟子記的，這並不稀奇。古時寫字不便，所以有許多相傳很久，前數十年聽的，後數十年才記寫成文。論語所以有大部分是孔子再三傳記的，就是這個道理。他既然不是一人記的，當然各有不同；譬如我講話，你們幾十個人各有所記，不經我看過自有異同，而且難得真相。所以論語的性質，並不純粹是孔子的，並不從一個人手裏出來，當口說相傳逐漸成文，以至最後輯爲一書，不知參加了多少人的主觀見解，荒謬傳說。我們明白了這點，才可以讀論語，所以這部書裏極得孔子真意的也有，不得孔子真意的也有，大謬不然的議論和事蹟也有，乃至原書所本無，後人在別處偶有所聞，隨手記在這書空白的也有。最後這種並不稀奇，現在可說個同樣

的故事。

清初衡陽王船山不肯降清雍髮，逃入荒山後，沒有法子得到紙張，

應該不能著書了。

他死後，家人搜尋他的著作，零零星星，却在曆本賬簿的

書眉字縫的空白地方。

近代尙且如此，古代寫字，在竹簡上多麼麻煩？現

在小小一本論語，古代的竹簡至少有一大箱。所以古人讀了別的书，聽了

別的事，懶得另外動用新的竹簡，隨手就記在現成的書上，那是情理中的事。

不過像王船山寫字在刻本上，後人還可看出；古人新寫舊刻都一樣，却無從

分別，所以別人看了常認為完整的書，沒有想到參雜了別的。論語各篇末

尾幾乎都有一二章不相關的話，那自然是讀者在這種情形之下，添上去的。

不幸無識的編者，一味貪多，所以不但後人記得不對，荒謬不然的都收進去，

就是這種毫無關係隨手寫在空白上的也都收進去了。

論語雖說是這樣一部雜湊的書，但自漢至清歷代尊重，他的力量在學



術界比任何書都大，所以大家始終不敢懷疑，幾乎議及一字就是大逆不道。不過這樣尊重太過了，反而減損他的真價值。後人爲非作惡，常常假託論語上那些荒謬事，說聖人尙且如此；別的人看着他這樣也沒有辦法，真是可笑。其實若不太過尊重，讓學者去考定真僞，把他們的虎皮揭去，他們就不敢假詞作惡了。清代乾隆嘉慶之間，有位崔東壁就抱這種思想。他是極力尊重論語的人，但和別人不一樣。他對於論語的精粹真確處，盡情發揮；對論語的駁雜僞訛處，細心辨別。他這種態度和他的結論，我都贊成。今天所講就把他的意見轉述一番。

崔東壁的結論：論語前十篇自學，而到鄉黨最純粹，幾乎個個字都是精金美玉。後十篇稍差，尤其是最後五篇，最多問題。——子張篇全記孔門弟子，非孔子言行，可不論；季氏陽貨微子堯曰却有許多不是真書了。他的看

法有幾方面：

一，從文體看。

論語的詞句是最簡單不過的，『有教無類』一章才四

個字，多的不能過一百字，大部分總是二三十字。所以那些長篇大論，洋洋

數百言的，我們不免懷疑。如『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』一章有四百

一十五字，『季氏將伐顓臾』一章有二百七十四字，這種文體到戰國初年

才有，孔子當年是不會有的。還有，論語的筆法是很直捷了當的，正文前面

沒有總帽子，前十篇乃至前五篇都如是，後五篇可不然。如陽貨篇『子

張問仁於孔子，孔子曰：『能行五者於天下，爲仁矣。』請問之，曰：『恭，寬，信，

敏，惠，……』假使子張不再請問，豈非一個悶葫蘆？這種筆法，到逸周書才

很多。逸周書是戰國產品，論語後五篇不見得是春秋產品吧。

二，從稱呼看。

論語前十篇弟子問孔子，只記做『子夏問孝』、『樊遲

問知，『不會記做『子夏問孝於孔子，』『樊遲問知於孔子。』因為問是弟子跑去問，問於孔子，『』叫孔子來問，弟子當然不能叫孔子來問。後十篇可不然，憲問篇有『南宮适問於孔子，』堯曰篇有『子張問於孔子，』季氏篇更有不通的『冉有季路見於孔子。』這類不合文法的稱呼恐怕不見得是當時的真相罷。這是一點。前十篇稱孔子說爲『子曰，』後十篇稱孔子說爲『孔子曰，』又不同。固然稱呼可以自由，但可知必非一時所記，也許後來稱『子』的人太多了，所以後十篇的記者加上一個孔子以示分別。這是二點。春秋時代，當時談話，不稱夫子，單稱子，如英語的 YOU 先生稱學生，學生稱先生，都可稱子，如述而篇孔子稱弟子爲二三子，公冶長篇子路向孔子說『願聞子之志，』那時雖然也稱先生爲夫子，但只能在背面時作第三人稱，如公冶長篇子貢說『夫子之文章，』八佾篇儀封人說『天將

以夫子爲木鐸，『都等於英語的』。

論語前十篇關於這點和原則相合，後

十篇——尤其是最後五篇——可不然；左傳裏的『夫子』也和原則相合，

戰國諸書可不然；由此可知論語後十篇——尤其是最後五篇——大概在

戰國時代才寫成文章。這是三點。——綜合三點來看，結論都是相同。

三，從事實看。

論語的記事很有可笑的地方，最離奇的是『佛肸召，子

欲往』一章和『公山弗擾以費畔，召，子欲往』一章。前面總論第四章，已

講過。左傳定公十二年公山弗擾以費畔時，孔子正做司寇，和現在的司法

總長一樣，很用力打平那反畔的縣長；以情理論，那有現任閣員跟縣長造反，

藉口想實行政策？佛肸造反在趙襄子時，趙襄子當國在孔子死後五年，佛

肸有何神通，能從墳墓裏掘出孔子來？孔子有何妙術，能死了還會說話？這

二章不是後人誣譏孔子是什麼？還有『季氏將伐顓臾』一章，說什麼『冉

有子路見於孔子，『前段既已指出文法的不通，就是事實也不對。冉有子路固然都做過魯國的官，但後先並不同時。』左傳在哀公時有一段說季氏欲有年幼，到孔子晚年將返魯之前才做官。加田賦，因為孔子是個元老，所以找他的弟子冉有去請教，冉有三問，孔子都不答復。那時孔子周遊回國，聲譽日高，已佔有元老的地位。《論語》那段話恐怕就因此影射出來，也說季氏找孔子弟子去請教孔子；不料這二位弟子不接頭，冉有做官時，子路已往衛國去了。就是丟開不管，那季氏伐顓臾的事根本就不必是真。左傳兩國相伐必書，季氏既伐了顓臾，左傳為什麼不書呢？孔子在《論語》這章說顓臾的話也和左傳說的不對。綜合這幾種疑點，這章未必可靠吧。

四，從學說思想看。《論語》也有些部分不大對的。如『子路曾皙冉有

公西華侍坐』一章，說孔子稱贊曾皙的志趣，後來宋學最重這章，周敦頤程顥陳獻章最稱道曾皙；這章固然很好，但和孔子思想却不十分對。孔子最重經濟實用，這章却裁抑憂國救時的子路冉有公西華，獎勵厭世清談的曾皙，在孔門思想系統上顯然衝突，這章自然靠不住。又如『長沮桀溺耦而耕』一章，那種辟世的思想帶了極濃厚的老莊色彩，不應在春秋時有，有亦不應這麼濃厚，尤其不應在孔門產生。這章的年代自然不很早，快到莊子寓言的境界。

五，從突兀的事語看。《論語》有許多不是孔子或孔門的話和記事，雜在裏面很沒有道理。如堯曰篇共三章，三百六十九字，堯訓舜舜，訓禹一章佔了一百五十二字，既不是孔子或孔門的話，又不和孔子或孔門有關係的事，記上去幹嗎？這類在後數篇的最末，差不多篇篇都有，如微子篇的『逸民』

『大師摯』、『周公』、『周有八士』四章，季氏篇『邦君之妻』一章，都沒有一點意思。有一章近於誣譏，孔子挖苦孔子的，如雍也篇『子見南子，子路不悅，夫子矢之曰：「予所否者，天厭之，天厭之。」』這更突兀。孔子就是見了南子，南子雖是個很壞的君夫人，子路何必不喜歡，孔子又何必發誓呢？綜合上述五方面，論語的十八九雖是精粹之作，其餘的有些不相干，有些很荒謬，都不必真書。那些偽的來歷如何？誰增竄的？當然是孔子死後乃至戰國中葉末葉的儒者增竄的。因為孔子剛死時，那些弟子還沒有想到把聽來的話記出來，只是口說相傳，當然不免失了真相；後來漸漸寫成文章，又不是一人的工作，大家不免各有主觀參加，又剛好道家思潮汹涌，孔門弟子自然受了多少的影響，所以不知不覺的寫成『長沮桀溺耦而耕』一類的文章。這些帶了道家色彩的，比較的晚出，快到孟子莊子的時代了。

還有那些極荒謬的話，如『佛肸召，子欲往』一類的，只能推爲戰國中葉那般無聊的政客朝秦暮楚，有乳便是娘，人格掃地，却又對不起良心，捱不起惡罵，只好造孔子的假事，竄進論語來做擋箭牌，說孔子也跟我一樣。還有那些篇末的怪事和無干的話，或者是一二讀者心血來潮，忽然想到別的事，隨手填刻在空白裏。後人不知就裏，看做寶貝，去研究微言大義。若說穿了那真一錢不值哩。還有『子見南子』一類的也是後來的話，或者有好事的人聽了一種傳說，不辨真僞就添上去，並不是原來編書的人有心要這章的。這是崔東壁推求出來的原因，大概都很對。

論語是駁雜的書，從傳授方面也可看出。漢志：『論語古二十一篇，齊二十二篇，魯二十篇。』從前講過先秦至漢儒家有齊派魯派，各經皆大同小異，而魯皆是今文，與古文不同。漢人所傳的三種論語都已亡佚，只存篇



目。論語集解序說，『齊論語二十二篇，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。……齊論語有問王知道，多於魯論二篇。古論亦無此二篇，分堯曰下章，子張問以爲一篇，有兩子張，凡二十一篇，篇不與齊魯論同。』因爲他們都各有祖傳，所以各不相淆。魯派思想較正，齊派多談玄學，古論又不相同，假使三部論語至今尙在，則可知何者所採能得孔子的真相，不料西漢末有個張禹把三部併成一部，現在不能見到原本如何了。張禹是個最有福氣，做了大官，恭維王根，鄉愿氣質十足的人。他傳論語，因爲三部不同，不方便，很冒昧的用己意合編。他刪削了沒有，不知道；古論齊論比魯論更多的都給他併入魯論二十篇裏了，他怎麼樣改動也不知道。許是前十篇沒有動，把古論齊論多的分別撥在魯論後十篇裏頭了。魯論原來的篇次如何，也不知道。我們看，子張篇全記孔門弟子的言事，從前大概在魯論最末，因爲前十

九篇記孔子直接的，最末一篇記孔子間接的，很合理法。現在的論語却排子張篇在第十九，很奇。也許堯曰篇就是齊論的問王知道。此外也許有古論齊論，此有彼無，此無彼有的，也都補上魯論裏了，所以免不了有重出。魯論固不能無假，而切實較得孔子真相，或可推定，因為孔子是魯人。前十篇大概全是魯論原有的，而添上的極少，有也在篇末。第十九篇應認為魯論的最後一篇。第十六，十七，十八，二十，許多半是參雜了齊論古論，所以和前十五篇時有衝突矛盾。

論語的真偽和年代問題，上文大略已解決了，除了『子張篇是魯論末篇』和『篇末突兀記事，是讀者隨手從別處填入論語空白』兩種主張以外，大都是崔東壁的話。我們要想精察求真，與其輕信，不如多疑。諸君欲知其詳，可看洙泗考信錄。

# 要籍解題及其讀法

(節錄)

梁啟超

## 論語編輯者及其年代

漢書藝文志云：『論語者，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；當時弟子各有所記，夫子既卒，門人相與輯而論纂，故謂之論語。』據此，則謂論語直接成於孔子弟子之手。雖然，書中所記如魯哀公季康子子服景伯諸人，皆舉其謚，諸人之死皆在孔子卒後。書中又記曾子臨終之言，『曾子在孔門齒最幼，其卒年更當遠後於孔子。』然則此書最少應有一部分爲孔子卒後數十年七十子之門人所記，無疑。書中於有子曾子皆稱『子』，全書第一章記孔子語，第二章即記有子語；第三章記孔子語，第四章即記曾子語。竊疑纂輯成書，當出有子曾子門人之手；而所記孔子言行，半承

有曾二子之筆記或口述也。

### 論語之真偽

先秦書贗品極多，學者最宜慎擇。論語爲孔門相傳寶典，大致可信。雖然，其中未嘗無一部分經後人附益竄亂。大抵各篇之末，時有一二章非原本者。蓋古用簡書，傳鈔收藏皆不易。故篇末空白處，往往以書外之文綴記填入，在本人不過爲省事備忘起見，非必有意作僞，至後來展轉傳鈔，則以之誤混正文。周秦古書中似此者不少。論語中亦有其例：如雍也篇末「子見南子」章，鄉黨篇末「色斯舉矣」章，季氏篇末「齊景公」章，微子篇末「周公謂魯公」，「周有八士」章，皆或與孔門無關，或文義不類，疑皆非原文。然此猶其小者。據崔東壁述所考證，則全書二十篇中，末五篇——

——季氏，陽貨，微子，子張，堯曰——皆有可疑之點。因漢初所傳有『魯論』、『齊論』、『古論』之分，篇數及末數篇之篇名各有不同，文句亦間互異。成帝時，佞臣張禹者，合三本而一之，遂爲今本（見漢書藝文志，張禹傳及何晏論語集解序）。此末五篇中，最少應有一部分爲戰國末年人所竄亂。其證據：一，論語通例，稱孔子皆曰『子』，惟記其與君大夫問答乃稱『孔子』。此五篇中，屢有稱『孔子』或『仲尼』者。二，論語所記門弟子與孔子對面問答，亦皆呼之爲『子』。對面呼『夫子』，乃戰國時人語，春秋時無之。而此五篇中屢稱夫子。三，季氏篇『季氏將伐顓臾，冉有季路見於孔子』云云。考冉有季路並無同時仕於季氏之事。四，陽貨篇記『公山弗擾以費畔，召，子欲往』云云，又記『佛肸以中牟畔，召，子欲往』云云。考弗擾叛時，孔子正爲魯司寇，率師墮費。弗擾正因反抗孔子政策而作亂，其亂亦由孔

子手平定之。安有以一造反之縣令而敢召執政！其執政方督師討賊，乃欲應以召，且云『其爲東周，』寧有此理！佛肸以中牟叛趙，爲趙襄子時事，見韓詩外傳。趙襄子之立，在孔子卒後五年，孔子何從與肸有交涉！凡此諸義，皆崔氏所疏證，大致極爲精審（參觀崔東壁遺書內洙泗考信錄，畿輔叢書中亦有此書）。由此言之，論語雖什有八九可信，然其中仍有一二出自後人依託，學者宜分別觀之也。

## 論語要略（節錄）

錢 穆

### 第一章 序說

#### 一、論語之編輯者及其年代

考論語之編輯者，凡有數說：

1. 鄭玄云：『論語乃仲弓子夏等所撰定』（見經典釋文叙錄引）。  
謂『仲弓』下脫『子游』二字。  
然其說不足信，何者？

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，於高足弟子中最少，而論語載其臨沒之言，則非二子所撰定也。（安井息軒論語集說）

2. 程子云：『論語之書，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，故此書獨二子以子稱』  
（論語集註序說）其說蓋本於柳子厚。

柳子云：或問曰：『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，信乎？』曰：『未然也。  
孔子弟子曾參最少，少孔子四十六歲，曾子老而死，是書記曾子之  
死，則去孔子也遠矣。曾子之死，孔子弟子略無存者已。吾意曾  
子弟子之爲之也。何哉？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，獨曾子有子不

然。由是言之，弟子之號之也。『然則有子何以稱子？』曰：『孔子之歿也，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，立而師之，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，乃叱避而退，則固嘗有師之號矣。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，余是以知之。蓋樂正子春、子思之徒與爲之爾。』或曰：『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；然而卒成其書者，曾氏之徒也。』（論語辨）然其說亦不足信，何者？

姚第曰：『檀弓最推子游，似子游之徒所爲，而於子游稱字，曾子有子稱子；似聖門相沿稱皆如是，非於稱字稱子有重輕也。』（古文辭類纂）

3. 或乃謂『上論成於琴張，而下論成於原思，故二子獨稱名，其不成於他人之手者審矣。』（徂徠一新論語徵甲）



此說尤無理。

不知二章（子罕大宰章書『牢曰』，『琴牢去姓而書名；憲問首章書『憲問』，原憲去姓而書名』）乃二子所記，門人編輯此書，直取其所記而載之耳，未

足以爲論語成於二子之證也。（安井息軒論語集說）

蓋論語成於何人之手，今日殊難確定。惟

4. 班固漢書藝文志云：『論語者，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。當時弟子各有所記，夫子既卒，門人相與輯而論纂，故謂之論語。』

皇侃論語通云：『論語者，是孔子沒後七十弟子之門人共所撰錄也。』

此說最爲無病。大抵論語所記，自應有一部分爲孔子弟子當時親手所記錄者；而全書之纂輯增訂則出於七十子之門人耳。至其書名，直至漢初始

見，則論語之編輯或在周末秦時？今考書中，多有戰國末年人竄亂之跡，蓋又非盡七十子門人之真相矣。

## 二、論語之真偽

古書每真偽混淆，不易別擇，論語雖大致可信，而其間亦有竄亂。今略舉前人考訂之說如次：

### 1. 板本之異同

論語原有三種：

一、魯論語二十篇，行於魯。

二、齊論語二十二篇，比魯論多問王知道兩篇，其他二十篇中，章句亦頗多於魯論語，行於齊。

三、古論語出孔子壁中，無問王知道，分堯曰下章『子張問』以爲一篇，有兩子張篇，凡二十一篇，篇次不與齊魯論同，文異者四百餘字。西漢末有張禹，本授魯論，晚講齊論，遂合而更定，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，從魯論之二十篇，號張侯論。由是學者多從張氏，餘家寢微，後世所行之論語殆卽張禹更定之本，非古之論語矣。故同一論語也，而有齊魯之異，有多寡之殊，則論語一書，固有後人之所續入，非盡孔門之原本也。齊論既多問王知道二篇，而二十篇中章句復多於魯論，則齊論之中，後人所附益者應尤多也。張禹本佞臣，學識淺陋，其更定論語，篇目雖從魯論，而文句則兼采於齊論，此論語非孔門真本，而經後人竄亂之證一也。（說本崔述洙泗考信錄論語源流附考）

## 2. 附記混入正文之誤

論語辨下 論語要略

古人書籍，皆用竹簡，傳鈔收藏皆不易，又篇皆別行，故篇末空白處，傳之者往往以書外之文綴記填入，在本人僅爲省事備忘，非必有意作僞，而後人展轉傳鈔，遂以混入正文，先秦古書似此者甚衆，論語亦有其例。如：

一、雍也篇末『子見南子』章。

二、鄉黨篇末『色斯舉矣』章。

三、季氏篇末『齊景公』章，『邦君之妻』章。

四、微子篇末『周公謂魯公』章，『周有八士』章等。

皆或與孔門無關，或文義不類，疑皆非原有之正文也。（本崔述洙泗考信錄）

3. 末五篇之可疑

論語可疑之處，猶不盡於上舉篇末之零章已也。據清儒崔述之考證，則全書二十篇中之末五篇——季氏，陽貨，微子，子張，堯曰——皆有可疑之點。

今約述其論證如下：

一、論語通例稱孔子皆曰『子，』惟記其與君大夫問答乃稱『孔子，』而季氏篇章首皆稱『孔子，』微子篇亦往往稱『孔子，』子張篇有稱『仲尼』者。

二、論語所記門弟子與孔子對面問答，亦皆呼之爲『子，』對面呼『夫子』乃戰國時人語，春秋時無之，而陽貨篇『武城』、『佛肸』兩章，於孔子前皆稱『夫子。』

三、季氏篇『季氏將伐顓臾，冉有季路見於孔子』云云，考冉有季路並無同時仕於季氏之事。

四、陽貨篇記『公山弗擾以費畔，召，子欲往』云云，又記『佛肸以中牟畔，召，子欲往』云云，考弗擾叛時，孔子正爲魯司寇，率師墮費，弗擾因

反抗孔子之政策而作亂，其亂亦由孔子手定之，安有以一造反之縣令而敢召執政，其執政方督師討賊，乃欲應其召；且云『其爲東周』，寧有此理？佛肸以中牟叛趙，爲趙襄子時事，見韓詩外傳，趙襄子之立在孔子卒後五年，孔子何從與肸有交涉哉？

五. 季氏篇文多排偶，全與他篇不倫；陽貨篇文亦錯出不均，而『問仁』、『六言』、『三疾』等章，文體略與季氏篇同；微子篇雜記古今軼事，有與孔門絕無涉者。

六. 堯曰篇，古論語本兩篇，或一章，或二章，其文尤不類，蓋皆斷簡無所屬，附之於書末者，魯論語以其少故合之，而不學者遂附會之，以爲終篇歷叙堯舜禹湯武王之事，而以孔子繼之矣！（按此指柳宗元論語辨）

4. 上下論之相異

且論語之可疑，尙不止於末五篇而已也，蓋論語一書，尙有上論下論之辨焉。伊藤仁齋云：『論語二十篇，相傳分上下，猶後世所謂正續三集之類乎？蓋編論語者，先錄前十篇自相傳習，而又次後十篇以補前所遺者，故今合爲二十篇云。蓋觀鄉黨一篇，其體制要當編在全書之最後，而今適居第十篇，則知前十篇本已自爲成書矣。』（論語古

義叙由）

今考前人論語前後十篇文體之異者，約有如下之五說：

一論語前十篇記孔子對答定公哀公之問，皆變文稱『孔子對曰』者，朱子所謂尊君是也，至答康子懿子武伯之問，則但稱『子曰』。乃先進篇答康子弟子好學問，顏淵篇答問政患盜殺無道之問，皆稱『孔子對曰』。疑前十篇去聖未遠，禮制方明，後十篇則後人所續記，其

時卿位益尊，卿權益重，蓋有習於當世之稱而未嘗詳考其體例者。

二、論語前十篇記君大夫之間，皆但言問，不言問於孔子。後十篇中，先

進子路兩篇亦然，獨顏淵篇三記康子之間，皆稱『問於孔子，』齊景

公之間政亦然，衛靈公之間陳亦然，蓋後十篇皆後人所追記，原不出

於一人之手，而傳經者輯而合之，是以文體參差互異也。（子路篇義最精

密，文體亦與前十篇略同，憲問篇次之，季氏篇文體最異，微子堯曰亦參差不一，

惟子張篇所記皆門弟子之言無可疑者。）至門人之問，更不煩稱問於孔

子，乃陽貨篇子張問仁，堯曰篇子張問政，皆稱『問於孔子，』其皆後

人采之他書，而非孔氏遺書明甚。（以上據崔述論語餘說）

三、論語前十篇文皆簡，後十篇則文皆長：前論文過百字者僅兩章，他雖

長章不滿百字；後論則三百餘字者一章，一二百字者八九章。



四. 論語前十篇非孔子及門弟子之言不錄，惟鄉黨一篇記孔子行事，故章皆無冒頭突起，其他未有突起及雜記古人之言者。後十篇中，如『齊景公有馬千駟』、『邦君之妻』、『大師摯適齊』、『周有八士』等章，皆突起，非孔子言，亦非門弟子之言。又如『柳下惠爲士師』、『周公謂魯公』及『堯曰』等章，皆雜記古人之言，與戴記檀弓各篇相似，而與前十篇體例不類。

五. 論語前十篇篇目，皆除『子曰』、『子謂』等字，惟子罕即以發首二字爲篇目；後十篇則惟先進除發首『子曰』二字，其餘即皆以發首二三字爲篇目。前十篇以人名爲目者三，後十篇以人名爲目者九。今製簡表如次：

前 十 篇	
篇 名	首 句
學 而	子曰學而時習之
爲 政	子曰爲政以德
八 佾	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
里 仁	子曰里仁爲美
公 治 長	子謂公治長可妻也
雍 也	子曰雍也可使南面
述 而	子曰述而不作
泰 伯	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
子 罕	子罕言利與命與仁
鄉 黨	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

後 十 篇									
篇 名	首 句	堯 曰	子 張	微 子	陽 貨	季 氏	衛 靈 公	憲 問	子 路
	子曰先進於禮樂	堯曰咨爾舜	子張曰士見危致命	微子去之	陽貨欲見孔子	季氏將伐顓臾	衛靈公問陳於孔子	憲問恥	子路問政

(以上組徠春臺論語古訓外傳附錄論語先後編說)

據上四例，則知論語一書，其中亦自有分別，非全部皆孔門相傳之精語，學者固當分別而觀之明矣。善乎趙甌北之言曰：

戰國及漢初人書，所載孔子遺言軼事甚多，論語所記，本亦同此記載之類，齊魯諸儒討論而定，始謂之論語。語者聖人之遺語，論者諸儒之討論也。於雜記聖人言行真偽錯雜中，取其純粹以成此書，固見其有識，然安必無一二濫收者，固未可以其載在論語而遂一一信以爲實事也。（見陔餘叢考卷四）

必明乎此，而後始可以讀論語。

## 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

錢玄同

（國學季刊第三卷第二號，節錄）

## 論語

劉歆偽造的古論語，沒有多出什麼逸篇來，只是分魯論之二十篇爲二十一篇而已。但又分得不甚高明，只把末了的一篇堯曰分成堯曰和子張兩篇；魯論的堯曰篇篇幅最少，本就只有『堯曰』和『子張』兩章，古論把『堯曰』一章就算一篇，又在『子張』章後加『不知命』一章（康氏論語注以『不知命』章爲出於齊論，無確證），把這兩章算成子張篇，沒有想到篇名又與第十九篇之子張篇重複，蓋草率爲之，聊以立異罷了。至於內容的增竄，自必有之。康氏舉『左丘明恥之，丘亦恥之』之語謂爲劉歆偽造，我看是極對的，左丘明決不能與孔子同時，況照論語所記，竟似此公還是孔子的老前輩，那更說不通了。『五十以學易』魯論本是『亦』字，古論改爲『易』

經典釋文有明證。此外如『鳳鳥不至』一語，顧頡剛先生疑心也是劉歆所竄入的，因其與左氏昭公十七年『郊子來朝』傳中『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，鳳鳥適至』之語相契合，左傳中此類傳文必是劉歆所增竄，故論語此語亦大可疑。諸如此類，大概還有。康氏論語注中所懷疑之各章，其辨證之語亦可供參考。

論語之出，後於五經，至漢宣帝世始有魯齊二家之傳授。魯論只有二十篇，齊論則有二十二篇；而齊論之二十篇中，章句頗多於魯論（見何晏論語序）。蓋此書最初是曾子門人弟子所述孔子之言行，歷戰國以至秦漢，諸儒各記所聞，時有增益。其來源不一，故醇駁雜陳，本無一定之篇章，故寫定時齊多於魯。康氏謂『曾子垂教於魯，其傳當以魯爲宗』（論語注序），這是很對的。但魯論中亦有不可靠的部分。崔述論語餘說云：

論語後五篇，惟子張篇專記門弟子之言，無可疑者。至於季氏，陽貨，微子，堯曰四篇中，可疑者甚多；而前十五篇之末，亦間有一二章不類者。

又，他的洙泗考信錄中，說論語之文有自相複者，有複而有詳略者，有複而有異同者，又有語相似而人地異者，未必果爲兩事，或所傳聞小異。案，崔氏所論，皆甚精覈。

論語辨下

賈論經今古文學問題